

水磨糯米的过往情结

□黎锦

上海人大年初一的饭桌上,总是不能少了一碗汤圆。

这天晚饭后,母亲从厨房拎出一个鼓胀胀,湿漉漉的布口袋,对我和姐姐说:去霞林阿姨家吧。我接过布口袋,不用看就知道,里面盛着的,是提前浸了水的糯米。

出门,踏着雪后一地的碎琼乱玉,我们去了另一栋家属楼。

霞林阿姨家在三楼,敲开门,热气与招呼声一齐扑面,眼镜瞬间被糊上一层水雾,忙不迭擦镜片的功夫,拎着布口袋的手上忽地一轻,再一定睛,布口袋已在面前凳上,旁边凳上,就是那台小石磨。

小石磨我们都认识,它的主人也是爸妈厂里的同事雪芬。起先,磨米就放在她家时,我们磨米,她在旁边忙着踩缝纫机给孩子做新衣。她的上海话又软又糯:“吃力哇?”她有时轻轻问一声,然后停下自己的活计,起身过来,

换下我或姐姐,用调羹给磨眼喂米,或转动手柄磨米,不管做什么,脸上总是笑咪咪的。

只是,住筒子楼的雪芬阿姨家只有一间半。磨糯米的阵势一排开,转个身,一不小心不是撞到桌子角,就是缝纫机。厂里十几户上海人家,若排班去她家磨糯米,她家怕要挤成沙丁鱼罐头。几个要好的上海阿姨们凑一起商量,刚搬到单元楼的霞林爽快地举手:放我家来!

于是,石磨从雪芬阿姨家来到霞林阿姨家。由霞林阿姨统筹,排好日程表,今天我家去,明天你家去……

霞林阿姨大眼睛,麻利,只一眨眼功夫,小石磨的磨道尽头已被她扎上干净的布口袋,口袋下方接了一口小锅。我和姐姐在石磨两旁的小板凳上坐下,一个给磨眼喂米,一个转动木手柄,很快,磨道里汩汩地流出雪白的糯米浆,糯米浆缓缓流向布口袋,布口

袋渐渐鼓胀起来。

糯米浆磨好拎回家是一整袋,架在锅上控一夜水,空了小半袋。沉淀下来的大半袋糯米湿粉团,从大年初一起开始派大用场。

大年初一早上,母亲挖出一块湿粉团,搓成长条,揉成小圆团,包上黑洋酥或肉馅,一齐扔进沸腾的锅里。汤圆煮熟了,我们簇拥着母亲,一碗碗端到桌上,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,哎呀呀,那软糯的皮子,带着谷物细研后的清香,一下子唤醒味蕾。这样一碗汤圆吃下去,这个年就过得心满意足了。

多年后,我有了这样的习惯,一旦吃汤圆了,当年磨糯米粉的场景就会不时涌上心头,与此同时,涌上的还有雪芬阿姨和霞林阿姨的脸。我不知道我是记着人,还是记着事。总之,那是一种亲情般的感念,无关血缘,却一样绵长、久远。

餐卡

□詹超音

母亲独居,平日里不走近,小区花园打打拳,与老姐妹聊聊天,看《故事会》,看电视,打瞌睡,弄饭吃,洗澡,睡觉,很有规律,说,你们都忙,有空来个电话,不打电话也没事,我能照顾自己。但每逢节日,母亲会守电话,到门口张望,盼三个子女来哪个。

妈,妹呢?去婆家了。弟呢?接小外甥去了。那我一会儿就来,今天五一。

饭时,问母亲想吃啥。母亲哦一声,冰箱上摸到一张卡,扬了扬,这个节是庆贺劳动者的,我休息了,你们还在干,我请。然后凑近我,指了指卡——八八折。

小区门口有一家“大食堂”,坐满了人。看样子是一家成功的“大食堂”。母亲定是常来,说这个菜好,那个菜可以。结账,卡里只有27元。急忙对码扫入两百。母

亲看见了,喔咻一声,说扫多了。她平常去那只买一两个菜,带回家吃,那里的米饭硬,且一小碗三元,贵了。母亲有备,将剩菜收入乐扣盒里,指着说,晚饭也有了。我说,这哪够,要不再加两个。不,母亲摆手,我晚上就吃几筷子菜,其它什么都不吃,吃多了难睡,这样一觉天亮,安安稳稳。

热闹的新场古镇

□胡德明

新场古镇,曾是唐代的渔港、宋元的盐场、明清的市镇。江南特色水乡:潺潺小河及两旁的石驳岸与马鞍水桥,以及小河上的一座座历史悠久的石桥;江南特色的老街:两旁的老旧建筑,还有古寺庙、古树……开设在古镇上的大大小小的上千家各色店铺,把新场古镇点缀得生机勃勃、热闹非凡。

节假日、双休日和旅游旺季,新场古镇日均游客8万多;其中有一大半是自驾车来的,上万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、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新场古镇;让新场古镇周边的马路和停车场,都成了私家车的集聚地、仿佛成了车辆的博览会。

新场古镇,以新场大街为主轴,如“丰”字形舒展

开。喜欢热闹的游客,沿着新场大街,从古镇最北端的沪南公路上的北栅口一直往南走,到古镇最南端的古刹南山寺,三里长街,虽然游客们一直在人挤人、人看人,但游客们身在其中,快乐地感受着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。

比较喜欢观赏古镇老建筑的游客,到洪东街、后市街等古老建筑保存比较完好的老街上边走边欣赏。特别是新场古镇特有的,连接前店、中庭和隔河而建后花园的一座座有历史、有故事的小石桥,游客们站在桥上欣赏小桥流水,水天一色与古镇风貌相映成辉,古镇的岁月之美,尽收眼底,格外令人沉醉。

新场古镇还是宗教之

地,500年前的小小新场赛苏杭,古镇旁的南山寺和东岳庙等随着古镇保护和开发的不断深入,香客越来越多。

新场古镇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点心小吃,更有最地道的本邦菜肴,如南汇老八样等,还有附近农民散养的鸡鸭、种植的新鲜私家蔬菜等,喜欢美食的游客,都会心心念念地到访餐饮一条街的下塘生活休闲街,体验古镇独特的美食。

在上海全市,尚有古镇20多座,而有资格提出“申遗”的,独有新场这座水乡古镇,足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丰富的江南水乡文化,能够在诸多的古镇中独树一帜,吸引游客纷至沓来,使新场古镇越发热闹。

阿金小店

□缪天惠

夜来临了,天还下着小雨,时而淋淋漓漓,时而淅淅沥沥,一切沉浸在雨雾之中,连梦也能拧出水来。

阿金安排女儿睡下了,自己也躺下睡了。

睡着,睡着,阿金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在旷野里走着,而且赤着一双脚。旷野里没有一个行人,连一只飞鸟也没有。她有些焦急,慌慌张张的,又仿佛来到了一个池塘边上,看到满池的荷叶碧绿碧绿,粉色的荷花互相争艳,莲蓬摇曳着,又好像有一个人在莲蓬之间向她招手。她揉揉眼睛一看,那是她男人秋生……

深秋的一天清晨,东方刚出现了鱼肚白,稍后又呈现出一抹紫色,码头上的房子都沉浸在淡淡的晨曦中。

这天,祥根又出现在阿金小店门口,阿金正在结毛衣,低着头,理也不理他。

祥根掏出一张50元钞票放在台上说:“两包烟,一桶面。”

阿金把两包红双喜和一桶康师傅牛肉面连同找头甩向祥根,继续结她的毛衣。

祥根自己给面冲了开水,坐在那张沙发椅上抽着烟,等面泡好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,吃完面刚要站起来却突然昏了过去。小店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阿金也放下毛衣站了起来。她想:自己的男人当初也是突然昏过去,因为不及时采取措施,送到医院已无法抢救了。今天祥根也突然昏过去,不要和自己的男人一样。她急忙走向祥根,蹲下身子,给祥根猛扣人中,又想起了一个老中医的话,凡是遇到这种情况,用针刺病人的无名指,让其出血,可以缓和病情,争取抢救时间。

阿金马上从抽屉里找到了针,一边用打火机烧了下针头刺祥根无名指,一边吩咐人打120急救电话。

救护车来了,但不知道如何通知祥根的家人。情急之下,阿金大声叫唤尚在睡觉的女儿,叫她自己弄早饭吃,自己上学。转身拿了点钱,关了小店,随着救护车去了。

那条光秃秃的马路,向惠城延伸着。救护车载着祥根、阿金消失在晨雾之中。

年初一(儿歌)

□王海

年初一,乐陶陶,
我陪奶奶在一道。
唱唱歌,跳跳舞,
奶奶看得眯眯笑。

奶奶看得眯眯笑,
欣然高声唱童谣。
唱童谣,摇呀摇,
摇到城里看热闹。

这条马路,通向惠城。原来马路两边种满了叫不出名字的树。树已高大成型,树冠连接在一起,成为一个绿色的走廊。夏天,外面骄阳似火,这里却是一个清凉世界。后来,不知何故,将这些树全部砍光了,马路光秃秃的像根裤腰带。马路自北向南,到这里成为Y型。一条偏向东南,通向临港新城,南桥等地,一条偏向西南,通往黄镇老街。在这里,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市。集市上有饭店,超市,服装店,还有许多点心店小卖铺和不锈钢门窗加工作坊。改革开放的春风,也在这里暖暖地吹着。每当早晨、黄昏,这里说不上繁荣,但也很热闹。当地人称其为码头。阿金家有一幢两开间三层楼房,在靠马路的西墙又建了间偏檐。阿金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店,经营食盐、酱油、毛巾、牙膏、卫生纸一类生活必需品,专营香烟。夏天,还兼售啤酒、饮料。小店的设施,只有一只玻璃柜台,一只两屉桌,一只不大的货架,几只塑料凳和两把破沙发椅。有人戏称它为袖珍商店。

近来,小店隔壁庄有发开了家洗车服务站。每天清晨两三点钟,就有许多出租车来这里洗车,顺便在阿金小店里买包烟,聊上几句。

因为阿金小店开得早,早餐店尚未开门,在司机的建议下,小店又准备了几种快餐面。为了方便大家,阿金特地买了只“热的快”烧开水。

清明以后,天逐渐暖和起来,但与之同来的是雨水。这天,天麻麻亮,天空灰蒙蒙的像在宣纸上涂了一层淡淡的墨水,还下着小雨,一辆橙色的车子来了。那辆车是祥根的出租车。车缓缓地驰到庄有发家门前的水泥场地上,祥根下了车,大声喊着:“庄有发,把我的车洗一下,再在车内喷些消毒水!”

说着,他走向了阿金小店,要了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。阿金帮他冲了开水。祥根又要了盒红双喜,坐在那把破沙发上,慢慢地抽起了烟。祥根十多岁死了父亲,是母亲把他拉扯大。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,耐不住家里穷,和祥根离了婚,留下个儿子跑了。儿子已十多岁了,在读初中一年级。如今,母亲年纪大了,由于劳累,又患上了肾虚病。生活的压力使他透不过气来。祥根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阿金,四十五六岁,男人在五年前脑梗去世了,有一个读五年级的女儿。阿金性格开朗,待人诚恳。今天,她身穿枣红色的两用衫,在祥根面前晃来晃去,使祥根心猿意马,站起来在阿金手上捏了一把。阿金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,嘴里不住地骂着:“依要死了,依要死了……”还扭住祥根要打他。

这时来了几个出租车司机,见这架势,马上将他们拉开。祥根被司机们送了出去,阿金还在骂骂咧咧。

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。